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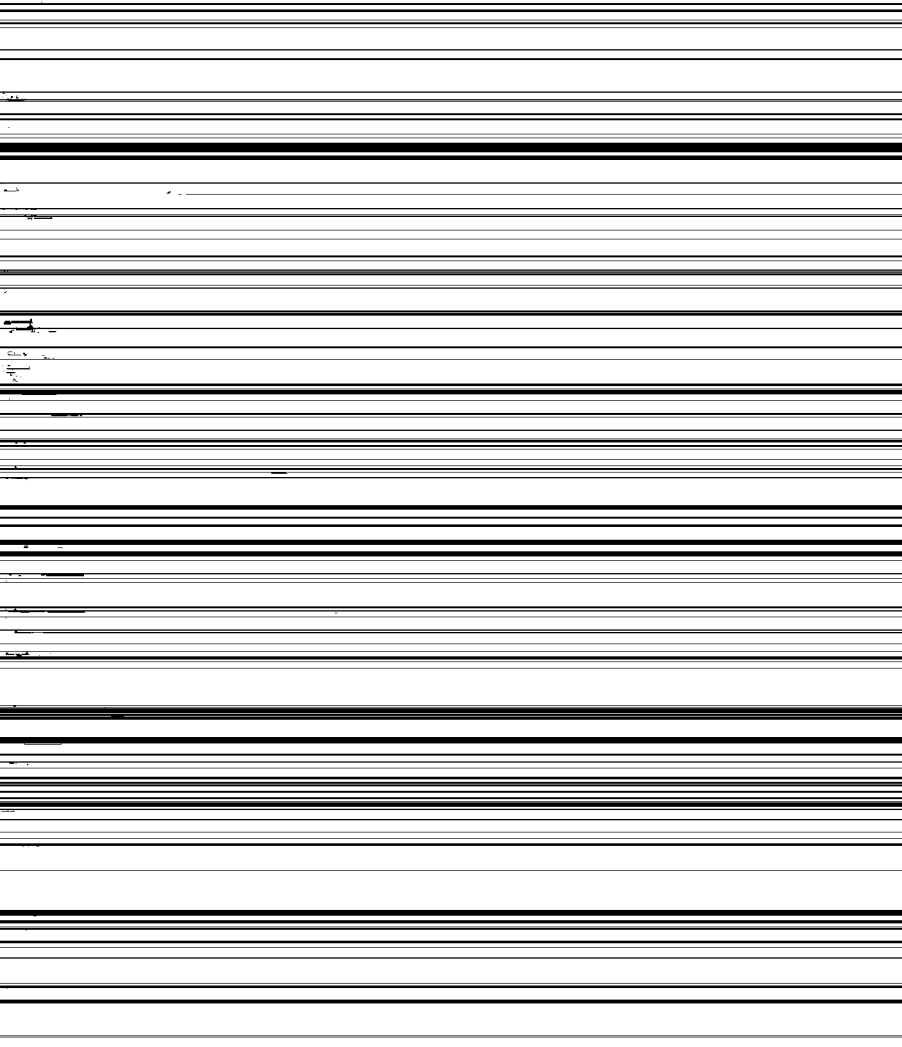
紅燈記

平原著

新華書店發行

紅 燈 記

平 原 著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

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 錄

紅燈記.....	(1)
越語註釋.....	(70)
曲譜.....	(75)
附 錄	
劇藝大衆化和改進越劇的嘗試.....	(83)

- 人物 張福生 誠樸農民，六十歲，髮花白。（簡稱張）
- 竹貴生 三十五歲，刁惡的土頑，地主，壯丁隊長。（簡稱竹）
- 王伯齡 副鎮長，四十歲，鴉片烟鬼，投機、膽小。（簡稱王）
- 阿 康 鎮丁，直爽、有正義感。（簡稱康）
- 呂蓉珍 二十三歲，張福生兒媳，正派。（簡稱蓉）
- 張大成 蓉珍丈夫，新四軍戰士，老實，二十五歲。（簡稱大）
- 陸阿寶 大成同班戰士，特工，奸滑。（簡稱陸）
- 呂雨龍 大成同鄉好友，副班長，忠厚隨便，二十六歲。（簡稱呂）
- 老 鬪 四十餘歲，小酒店主人。（簡稱鬪）
- 竹家福 壯丁隊士，奸詐。（簡稱福）
- 竹阿狗 壯丁隊士，兇猛。（簡稱狗）
- 王老二 壯丁隊士，陰險。（簡稱二）
- 招生哥 張福生堂侄，鄰居，忠誠農民，二十八歲。（簡稱招）
- 徐潔萍 女，小學教員，二十三歲，共產黨員。（簡稱徐）
- 陳志飛 游擊小組長，留四明山，新四軍排長。（簡稱陳）
- 錢阿有 三十四歲，農會幹事，共產黨員。（簡稱錢）

第一場 安 貧

張福生咳嗽上。

張 (引) 天下聽說快太平，窮人還是做窮人！(坐)

(白) 老漢張福生，上虞三界人氏，現年六十歲，老妻前年亡故，生下二子，長子大成，現年二十有五，早已婚配。次子小成，年方十四。種得本鎮財主竹貴生租田三畝，已三十多年，一家勤苦耕種，勉強度日，不料前年米價抬高，竹店王硬要收回租田自種，老漢與孩兒苦苦哀求，非但不理，反申通縣政府派自衛隊強要收回，我兒一時氣忿，由小學教員徐先生介紹，投入新四軍當兵，有一年半了，可笑那貴生店王真是蠟燭，如此一來，非但不敢收回租田，對我老漢倒還陪陪笑臉，只怕新四軍打上嵊縣，推板勿起，不過租錢催得很緊，看看早已過了八月

半，租錢非解不可，不免待我到山上挖幾擔番薯，併併當當，稍下這三畝救命田罷了！（起來拿鋤頭挑擔子向內窗喊：『蓉珍，我上山去，你在家注意門戶！』內女聲應『公公曉得！』張出門）

（唱）措了鋤頭出家門，一生勞苦爲別人，繳掉三畝租田價，那怕你財主竹貴生！（下場）

第二場 定 計

土頑竹貴生，穿便衣，戴呢帽，腰掛手槍，手拿報紙上。

竹（引）今朝消息交關好，走出大門想計較！

（白）小可，竹貴生！綽號『石板鏢』『石板鏢』的就是我，三界人，這幾年東洋人打進來，我東刮西刮，屋裏勿算數也有一百七八十畝田地，算得一個財主，討了二房老婆，只生一個囡比；我心想張福生老頭，他兒子張大成到新四軍當兵，有個老婆，名叫蓉珍，來東家裏，我老早就有意思弄她到手，祇是嚙不機會，今朝看到縣政府的申報，說『奸匪』新四軍，渡海北撤，這消息非同小可，對我十分有利，不免前去鎮公所，同王副鎮長商量商量，看看這場事情可否動手？

（唱）一路走來一路行，想起張家小蓉珍，浙東退出新四軍，這場事體有點穩。（作得意狀下，副鎮長王伯齡上）

王（引）三界當鎮長，人稱諸葛亮！

（白）（坐）在下王伯齡，老縣政府委我當三界鎮長，自

從日本宣佈投降，那新四軍攻打寧波三北，啊吓！鋒頭石健！這幾天聽說這個部隊，拋出軍殼，收回抗幣，忽然有撤退浙東模樣，莫非是國軍來到，『奸軍』吃不消，故而逃走，但問題決不會這樣簡單，這倒奇了！待我拿報紙一看。（向內喊）阿康，拿報紙我看！（內康應聲，拿報出交王，即下。王看報，竹貴生上）

竹 來此已是鎮公所，待我進去見見這個三界諸葛亮看！（入內）哈！哈！老王，今朝你爬起得倒還早！（王起迎接）

王 我道是誰？原來是隊長到了，請坐。（竹坐）

竹 你曉得勿曉得一樁大事體？你是我們三界的諸葛亮，你倒猜猜看？

王 你要我猜猜看，好，我就猜猜看，莫非是蔣委員長到溪口上坟？

竹 不對。

王 大概是翁濟民兵進寧波，與謝文達合打共產黨？

竹 還不是。

王 那末！呵！我有數者！

（唱）我看你面孔紅冬冬，難道又交桃花運，不知弄到那一個？倒要請你說我聽！

竹 哈！有幾分近了，不過還不是。

王 這不是，那又不是，哦！那我可猜不着了！

竹 （加重）告訴你，『奸匪』已退出浙東戰！

王 （喜）當真有這事嗎？

竹 （拿報紙給王看）你自己看吧！

王 妙呀！（起讀報）浙東『奸軍』全部在寧波三北等地區撤退，於九月十三日，集中餘姚縣滄山區鹽場一帶，準備渡海北去，經國軍十九師追擊，消滅無數，我亦略有傷亡，退回姚城休息整理，奸軍至海鹽澉浦一帶，復經我精銳部隊迎頭痛擊，大部殲滅，餘衆潰散，僅少數向北逃竄。哈哈，那是好消息！好消息！（坐）

竹 老王你倒高興，我却在發急呢！

王 莫非又是爲了張大成的老婆蓉珍的事嗎？

竹 對了，我看新四軍已撤退浙東，又被國軍消滅大半，我想張大成一定死了，今天把這消息告訴那雌頭，再請你幫忙做一個媒人，事體一定會成功了，所以特地跑來請你幫忙！

王 且慢！假如張大成不死呢？

竹 那一定也跟『奸軍』逃走哉，還怕怎樣？

王 我與你見解相反，張大成如果回來，那反好辦，如果真隨新四軍走了，那就難辦了！

竹 奇者！

（唱）老兄說話不聰明，不配稱做小孔明，新四軍走了你反怕，你的閒話我不懂？

王 （唱）看你草包真草包，綽號還叫『石板鏢！』人家回來你好鏢；人在外面你難鏢。

（白）老竹你這點事體也想勿通！

竹 那末你介意思怎樣？

王 依我之見，如果你桃花運真個交着，張大成一定開小差回

來！你可派壯丁隊把他一把抓來，送把老縣政府轉送保安隊當『奸匪』槍斃，或者秘密活埋處死；男人一死，女人終要變心，那時候你化點銅鈿討她歡喜，呂蓉珍還不是穩到你手？

竹 如果張大成不回來呢？

王 那就難講了。共產黨不比平常之人。一定要翻身的，你看江西剿共，打了十年，江西全省打得也差不多了，不料共產黨到西北發動抗日，八年來打了一個滾，又打出一百多萬主力，還一滾滾到浙東！（竹作驚狀）現在雖然暫時走掉，包不定將來不會歸來，那時叫你却傷了腦筋！

竹 這話怎麼講啊？

王 （唱）你且聽了：叫聲老竹『石板鏢』，事體一定要牢靠，張大成若還弄勿到，回來一定把仇報。

竹 （唱）老王呀！煩惱煩惱真煩惱！這樁事體怎麼好？若還蓉珍弄得到，你的大恩我必報。

王 （唱）哈！若要事體做得好，依我辦法有三條！

竹 是那三條？你快說，老朋友，勿要賣關子。

王 （唱）第一人情勿可少，讓我張家走一遭，要你袋裏挖鈔票，送她幾件旗袍料。

竹 這準定依得依得。

王 那第二：

竹 第二？

王 （唱）第二就要派情報，張家門口多跑跑，若遇大成回來了，上前一一把就拿牢。

竹 這個容易，情報我自家也會做，我從前還受過特務訓練哩！那三呢？

王 第三，怕你難依了！

竹 包定依到，你快說：

王 （唱）叫聲老竹『石板鏢』，我的脚頭勿白跑，若還事體成功了，送我五斤鴉片膏！

竹 啊老王，五斤鴉片鈔票多少？這條件太苛刻了！

王 我又不硬要，你依勿到那就算了！

竹 好，好，依得！依得！

王 那末今朝買衣料銅錢先付，我脚頭錢暫付一半，其餘慢慢再講！

竹取鈔票給王。

王 老竹，那我走了，一面也可拔拔苗頭，看看那張大成有否回來？（出門）

（唱）好笑好笑真好笑，手裏拿到儲備票，你還說是個『石板鏢』，我要把你鏢幾鏢！（下）

竹 （唱）果然老王計較好，想出主意蠻牢靠，若還蓉珍弄得到，做點瘟豬也嚙高！（下）

第三場 拒 誘

呂蓉珍上。

蓉 （引）光陰窮裏過，好比王寶釧。（坐下）

（白）我呂蓉珍，餘姚人氏，自幼許配張大成為妻，我夫

去年爲租種田地與本鎮財主竹貴生爲仇，由張家村小學校徐先生秘密介紹到新四軍當兵，已經一年有半，晉信稀少，我與公公、小叔，種得薄田三畝，難以度日，每天打柴補衣，勉強爲生，今天公公出外，我在家縫補衣服，想起丈夫在外辛苦，不覺心裏難過，祇望共產黨早成大事，窮人都有出頭日子，我夫回家安居樂業，也不枉辛苦一場了！（補衣）

（唱）呂蓉珍，在家中，暗暗思想：我丈夫，爲國家，晝夜奔忙！想當初，下決心，參加軍隊；土頑固，竹貴生，心裏驚慌；三畝田，歸我家，照舊耕種；地主們，真個是，欺軟怕硬！但願那，新四軍，早成大事；救窮人，除強暴，百姓安康。願我夫，在軍中，安心工作；我一家，雖辛苦，也有榮光。

王伯齡與鎮丁阿康上，阿康手挾衣料數塊，外面包着招紙。

王（唱）走呀，匆匆出了店堂門，要見張家俏蓉珍，若遇機會湊得巧，要爲老竹做媒人。

（白）來此已是蓉珍家裏，待我且去叫門！

康 蓉珍！開門！（打門）

王（止住康）且慢，不要這樣鹵莽，待我來問，（向門內喊）福生伯在家嗎？

蓉 是誰前來找我公公？

王 哦呵！蓉珍大姐！是我王伯齡前來看你家公公！

蓉（開門）哦！原來是王鎮長到來！真是難得，請坐！

王 不要客氣，（坐）我是自家人！你公公在家嗎？

蓉 早上公公上山去了，不知鎮長找他何事？

王 到此非別，一則多時不見，前來看看他老人家，二則有一樁消息相告。

蓉 謝謝鎮長，不知有何消息相告？

王 今朝報上消息，浙東新四軍已全部撤退，過海向北而去，不知蓉珍有否知道？

蓉 （失驚）不知這事？

王 我想你家丈夫，在新四軍工作，必有消息，要是新四軍果是撤退，大成哥必然回來陪你，難道還隨他們飄洋過海，到外省外府去嗎？

蓉 （唱）聽他言來吃一驚，浙東撤退了新四軍；想他們，吃盡多少辛和苦，剛剛打敗了東洋兵，理應該一打打進寧波城，與我們，浙東百姓樂太平，却不道，大事成功來退兵，叫人道理想不通？

（白）不知大成如何了？真叫人掛念！（向王白）王鎮長，我實在不知詳細情形，大成外出還沒有消息，不知新四軍如何撤退浙東的？

王 你且聽我道來！

（唱）叫聲張家小蓉珍，日本投降一月另，新四軍攻打寧波城，寧波城裏險陵陵！

蓉 寧波城打進嗎？

王 不，你且聽我說：

（唱）蔣委員長下命令！

蓉 下給那個？

王（唱）命令下給東洋人：維持秩序不准退，槍要繳給中央軍。

蓉 再就怎樣？

王 還有二道命令：

蓉（唱）二道命令怎樣？

王（唱）命令下給『和平』軍，配合國軍打『奸軍』，牢牢把守四城門！

蓉 那不是與『和平』軍合作嗎？

王 合作倒不是合作，不過聯絡聯絡！——還有呢：

蓉 還有什麼？

王 還有三道命令：

（唱）蔣委員長下命令，命令下把俞濟民，國軍帶進寧波城，配合老東打『奸軍』！

蓉（驚狀）這樣不是國民黨、東洋人、『和平』軍都聯絡起來，打新四軍了嗎？

王 聯絡倒勿是聯絡，不過三個人串通串通。

蓉 那末新四軍怎麼樣？他們吃虧嗎？（表示非常關切）

王 放心放心，新四軍，刁鑽皮滑，那會吃虧，看看苗頭勿對，寧波也不打者，『闊場』回轉馬頭，到了慈谿陸家埠，在江口還與浙保打了一場，保安團打得屁敗流風，營

蓉 奇了！這却爲何？

王 我也想勿通，打了勝仗，他們却去了，我想必有緣故，大概國軍太多，聽說開到十萬人軍，看看吃勿落者。

康 勿是！我倒曉得帶！挑鹽化過路，拾得新四軍傳單，叫做啥介『告別書』，說蔣委員長和毛澤東重慶談判，共產黨要講和平，自願讓出浙東了！

王 你曉得啥介屁！瞎七搭八！

蓉 這樣想來，大成想也隨新四軍去了？

王 還有消息：我聽說新四軍在姚北，被國軍打了一仗，死傷極多！

蓉 真有這事嗎？

王 還有來，他們坐海船到浙西，被正規軍攔東江中一打，差不多完全打光哉，海裏浸殺也勿計其數，何司令已經穿便衣逃還者！

蓉 啊喲，真有這事嗎？

王 烏龜騙你！

蓉 不好了！（哭）

（唱）（快板，急促）我軍浙東來撤退，叫人聽了好傷悲，辛苦抗戰四年整，丟掉人民勿應該，錢塘江上遭殘害，不知他們犯啥罪？

（白）不知我走去路！唔字了？哈！